“杀鱼弟”网络想象外的真实人生

7月31日下午六点左右，在与家人激烈争执后不超过5分钟，“杀鱼弟”孟凡森几口吞咽下“百草枯”农药。

事发第9天，他躺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输液室15号病床上，每隔几分钟便左右翻转身体，嘟囔着“头疼，难受”，声音沙哑无力。

2010年，10岁的孟凡森因在父母的鱼摊上帮忙杀鱼而走红。在那段传遍网络的视频中，网友形容还在上三年级的他“手法娴熟、眼神犀利”。

时隔8年，他以企图喝农药自杀的形象再次回到公众视野中。伴随着“辍学”、“家暴”等质疑，每个人都尝试将以往报道中他的成长片段与自杀轨迹勾连起来，寻找背后的动因。

▲网络转发的“杀鱼弟”照片。资料图片/视觉中国
▶“杀鱼弟”头像成了门市招牌。资料图片/视觉中国

孟凡森尚未脱离病危状态，肾、肺功能的衰竭将继续拉扯着他。对他来说，意外与生机仍是未知数。

在病床前日夜陪护的父母处于迷茫混沌中，“只是下意识察觉，这几年恐怕没能真正关注他内心的变化。”

“一时冲动”

7月的最后一个傍晚，苏州市化肥新村的主街道上熙熙攘攘。如往常一样，坑坑洼洼的水泥地上，来往的车辆与人群互不相让，鸣笛声与沿街小贩讨价还价的叫卖声混杂在一起。

18时左右，晴热还未消散。孟凡森穿着深色短裤，光着膀子，走进马路对面的菜市场内，替父母收钱。

菜场东北角的一家水产摊上午货品不足，曾向孟凡森一家要了100多斤黑鱼。孟凡森母亲王岚说，两家都是山东兰陵的老乡，也有点亲戚关系，经常相互照顾生意，帮忙低价带货。

孟凡森在菜场与老乡争执了起来。

父亲孟长青一路小跑进菜场，两天前，他将每斤黑鱼的价格从11.5元降至11.3元，但孟凡森不知情。“搞不清价格不知道打电话问我嘛，这点事都干不好了……”孟长青当面训斥了儿子，随后将他拖拽回家。

孟凡森气得满脸黑红，大声嚷嚷“这又不是我的错，为啥怨我？”王岚和邻居围过来，“孩子大了不听话”、“脾气太差”等指责声引来更多路人目光。

孟长青指着儿子鼻子吼了起来，孟凡森回推了父亲，两人推搡着动起手来，一两分钟后才被众人拉开。

二女儿孟雯看见哥哥坐回摊位上抹眼泪，没一会又站起来向屋后的仓库里走去。等她追上前时，她看见哥哥手里拿着冰红茶饮料瓶，塑料瓶内的绿色液体仅剩不到三分之一。

“你喝的是啥？”孟雯叫来母亲。

“没啥，我没事”孟凡森支支吾吾，但还是拿出了一瓶100ml的百草枯瓶子，只剩一半。

孟长青脑子嗡地一下，立刻把儿子抓上电动车，连闯了几个红灯将孟凡森送到苏州市立医院。

不到10分钟，孟凡森被父亲送至医院急诊科抢救。洗胃过程中，他将晚饭时吃的一碗炒面和五个鸡蛋全吐了出来。再躺下时，他告诉父亲，感受到嗓子和内脏的猛烈灼烧，后悔喝了药。

孟长青夫妇守在儿子身边，三夜没敢合眼。考虑到当地医院治疗条件受限，8月4日中午，他们将儿子转送至中毒救治率61.8%的山东大学齐鲁医院。

该院中毒科主任营向东查看孟凡森病情时估算，孩子至少喝下三四十毫升的百草枯原液，属于重度中毒。

“目前，小孟的肾、肺功能衰竭现象还在加重，现在处于尿毒症期，未来四五天仍有可能因为器官衰竭导致多种并发症发作而猝死，尚不能确定病情是否乐观。”营主任分析。

8月8日早晨，输液中的孟凡森忽然有了胃口，他吃下两块小面包，喝了一杯豆浆。孟长青撇着的嘴角这才勉强挤出一个微笑。

前一天晚上，孟凡森曾小声问站在床边的父母，我捡回一条命了吧？“是是是，你放心，肯定能好起来，我们砸锅卖铁也会积极配合治疗”。孟长青语气坚定地说。

孟凡森别过脸去，偶尔叹口气，“那会一时冲动，想想就后悔”。

成为“杀鱼弟”

2010年的寒假，10岁的孟凡森身穿深色运动棉衣裤，戴着棒球帽，鱼贯于草鱼、花鲢、鲈鱼等水槽间，帮顾客挑鱼、杀鱼、算账，动作熟练迅速。一位熟客“叶先生”觉得有趣，拍摄了一段视频，上传到网络。

画面中，瞪大眼睛，皱着眉头的孟凡森坐在溅满污水、鱼鳞和血浆的环境里，他一言不发，从顾客手里接过一条十厘米长的鱼，反手摔在地上，再捡起放在水泥案台上，一脸冷淡。他下刀娴熟有力，十几秒刮完两面鱼鳞，开膛破肚，再用黑色塑料袋一装，“7块1毛”语气干脆利索。

视频引发了网友的激烈讨论，有人夸孩子懂事、能干，多数人持反对意见，“这么小孩子不用上学吗？”“他双手冻得红肿，会受伤吧？”微博上更是发起“不要让‘杀鱼弟’成为赚钱工具”的话题讨论。

褒贬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围拢来，一度将孟凡森裹挟到网络舆论的中心，伴随着大家对他身份和经历的好奇和关注，“杀鱼弟”的名字也逐渐成为他的标签。

在孟长青看来，早在成为“杀鱼弟”之前，儿子就和鱼有深厚且莫名的情缘。

山东兰陵县有吴坦河、西泇河等5条河道，最长的西泇河长39千米，绵长的河水流经7个镇。这里是孟凡森的故乡。

一岁前，孟凡森就被王岚放在鱼桶内学习走路。孟长青夫妇南下苏州谋生，家里老人时常打电话来称，这男孩喜欢自己到河边玩耍，每次看到别人撒网捕鱼，自己也跟着下河捞鱼，一两小时也不愿上来。

“水里太危险了，你们早点把他带走，不然怕出事。”亲戚时常告诫。

小学二年级，孟凡森回到父母身边。每天看着水槽里各种鱼类，不经意间学会了杀鱼。下午三点多放学回家后，他学着父亲的模样，先用小刀敲晕鱼的头部，左手把不再挣扎的鱼放在砖板上，右手剃鱼鳞，剖肚皮，取出内脏，冲洗鱼身，一系列动作缓慢，却一气呵成。

“没人知道他是哪天模仿着会了，时常主动过来帮我打个下手。”孟长青将之归结于“遗传”。

“杀鱼弟”的视频爆红后，批发市场里一家做喷绘打印的店铺自告奋勇，为孟凡森做了一块广告牌，红色的底布上写着白色的“杀鱼弟”水产几个大字，旁边是一张孟凡森杀鱼时微笑的正面照。

红色招牌挂起来醒目，来往行人多有驻足，孟长青感觉买鱼的顾客明显增多。时不时有人问起，“你们家孩子就是那个‘杀鱼弟’吧？”孟长青夫妇也不自觉地将生意兴隆与儿子的走红挂钩。

热度尚未退去的2011年，孟凡森父子被东方卫视的《加油！老爸》节目请做嘉宾，话题围绕在父亲为何让孩子帮忙杀鱼展开。11岁的孟凡森哭着对镜头解释，自己看到爸妈每天忙不过来，手上都是伤疤，想帮忙分担一些，才主动帮着杀鱼，不是爸妈的错。

孟长青没来得及解释的是，孩子从小就喜欢抓鱼、钓鱼，看见鱼就两眼放光。

孟雯经常听见哥哥和父亲缩在角落讨论哪条河里什么时候有鱼，每个月，两人总要单独去三公里外的阳澄湖，在天主教堂旁边的支流里钓鱼。“家里恐怕没人比哥哥更喜欢捕鱼的活动了吧”。

但孟凡森始终不接受“杀鱼弟”的称呼。他和母亲说，不明白陌生人为什么要议论他，也反感别人以窥探的目光注视他的一举一动，“有压力”。

每当有人提到“杀鱼弟”三个字，孟凡森立刻翻个白眼，“我不是”，扭头就走。

“辍学”杀鱼

2010年，“杀鱼弟”的视频爆红网络后，一些教育机构曾给孟凡森捐赠过书包，笔记本。王岚记得，也有好心人联系她，称要资助“杀鱼弟”完成学业，之后不了了之。

“那时候150米外的马路拐角便是苏州友好学校，孩子在那里上二年级，周末和放假会在家里帮忙，没有辍学。”王岚说，自己没啥文化，供家里6个孩子读书一直是她的心愿。

孟凡森也在节目中对父亲孟长青说，“我一定会好好读书，长大以后不让爸爸再杀鱼，过上好日子。”

但和孟凡森同在一所学校的孟雯却说，哥哥文化课听不太懂，跟不上老师节奏。等到孟凡森升至六年级，孟雯经常看到他在走廊处罚站，“总在课堂上睡觉”。

“那会外来务工随迁子女还要交借读费，孩子们每人1200元左右”，王岚劝了几次，“不能浪费我们的血汗钱吧”，孟凡森听不进劝，成绩在倒数徘徊，没有起色。

他经常翘课，一位卖鱼的老乡问他，“为啥不去上学？”“上学能干啥呢？”他反问道。

孟雯说，友好学校每年级只有一个班，共三四十人，都是菜场附近外来农民工的孩子，跟着父母到处转学，大部分人对学习的兴趣不高。“不知道老师有没有教师资格证，好多老师同时教语文、数学、音乐和美术，好像也不是很专业”。

孟长青夫妇商量着，既然外地随迁子女的入学政策有限制，自己又管不了老大，将他送回老家的寄宿学校或许更合适。

回到老家后，孟凡森因为逃学、旷课被多次警告，家人发现他常去黑网吧打网游，只好又将他接回身边。

网络对“杀鱼弟”是否持续接受教育的关注热度早已消退，孟凡森也不再提起自己几年前立志“好好念书”的誓言。

14岁孟凡森开始真正辍学卖鱼杀鱼，他已长到一米七几，肩膀宽厚，身型壮实，人却沉默。他迷上古惑仔，偷偷拿了600元去文身店，在胸口文了个图案。

日常的空闲时间，孟凡森在低矮的塑料凳上蜷坐着，双手在oppo手机上灵活移动，屏幕中是一阵阵游戏的厮杀声。他因为花了一千元买卖游戏装备，想挣点钱，和父亲孟长青大吵一架。“游戏都是骗钱的”父亲说。

孟长青几次询问儿子，现在是不是真的喜欢杀鱼，还是愿意出门打工，做点体面的活儿，起初，孟凡森计划着等结婚后，出去找活干，后来又改口，“爸爸，我还是先在家里杀鱼吧，外面那么乱，万一被骗了咋办呢？”

最终，孟凡森还是选择在这个曾经困住他的环境中继续生活。

“大发”的家庭

外人不知道，家里人从没喊过孟凡森“杀鱼弟”，而是叫他的小名：大发。

8月8日中午，位于化肥新村中街的山东兰陵大发水产大门紧闭。门口摆放着六个长方形的水槽和一堆杂物，时不时有顾客探头走近，问一句，“今天不卖虾了？”

三十多平方米的屋内有两个卧室，各摆放一张床和四五个收纳箱，客厅的瓷砖地面上凌乱地铺着两个毛绒毛毯，孟雯与弟弟妹妹还有几个亲戚家孩子挤在毯子上看《熊出没》的动画片，他们嘻嘻哈哈笑作一团。

孟家是八口之家。父亲孟长青幼年丧父，在老家的弟弟因煤气中毒而亡，母亲改嫁，留下他一人。他害怕孩子以后像他一样孤单，“一不小心”生了六个，“自己累点没事，家里人多热闹”。

孟凡森刚出生时，孟长青在外打工不顺，回家种地，日子过得清苦，他盼望儿子将来过上富足的生活，便起名“大发”。

如今孟凡森家的店名改为“山东兰陵大发水产”。那块名为“杀鱼弟”水产的招牌挂了两三年，直到被强风刮破了一角，才彻底换了下来。

2008年左右，孟长青租下大发水产这间屋子，开始做批发、零售水产的生意。

他每天夜里一点多起床，去南环桥批发市场进货，四五百斤的鱼虾搬上面包车，再回来卸进水槽，放冰，给氧，忙到四点。

王岚紧跟着起身做饭，照看摊位的生意。称重，杀鱼，算账，送货，两人从早晨六七点忙活到傍晚五六点，一天的工作才算结束。

六个孩子的学杂费和伙食费一年3万多，加上3万的房租，一万多油耗和日常开支，每年十万的生活花销让他们像陀螺一样连轴转，“哪能像一两个孩子的家庭那般生活得精细”。

2013年初，孟凡森的左眼受伤，眉骨处肿着，流血的伤痕清晰可见。媒体报道称，一位邻居告诉记者，“这是他父亲打的”。

“杀鱼弟”被家暴——在网络上，描绘起孟凡森的人生时，这段经历被反复提及。王岚哭笑不得，“那次是几个孩子回老家过年放炮，炮竹开始没炸，等孩子们走近，两三个都炸伤了。老大伤了眼睛，老四手炸伤了一大片，没少流血。”

母亲王岚说，家里孩子多，小时候不听话，她和孟长青偶尔都动过手。孟雯记得，孟凡森在帮父亲送货途中曾弄丢了两千元现金，父亲气得动手打了哥哥几下，“是不是这样被人误会了？”她猜测。事实上，在家里，父亲偏爱的是哥哥。哥哥的衣服几乎全是父亲亲自买的，都是名牌。

直到长子企图自杀，孟长青才反省起自己的家庭生活。

近两年，早期在湖里捕鱼落下的腰椎疾病加重，疼痛侵蚀着他的身体，他变得愈发易怒，“每天累得喘不过气来，经常碰上几个刁难人的顾客，心里有火不发泄憋得难受，习惯了”。这几个月，妻子肾脏不好，血压增高，两人为买卖上缺斤少两的小事吵得更加频繁。

孟长青在众人眼里是出了名的暴脾气，但从不把事儿放在心上，转脸就忘。儿子孟凡森内敛，不爱说话，却继承了他的脾气。拌嘴的时候互不相让，屋里屋外都能听见。

摊位的劳作重心渐渐压到孟凡森身上，家人却未察觉到他内心的波动。

孟凡森在医院度过第一轮危险期后，孟长青不止一次问过儿子，怎么就想到喝毒药了？

“每天夹在你们至少两三次的吵架中真的心烦”。孟凡森说，一个月前，他花8元钱在临街百米外的种子铺里买了一瓶百草枯，藏在摊位后院仓库的煤气罐旁。

8日，躺在医院病床上，穿着蓝绿条纹病号服的孟凡森突然对王岚说，“妈妈，我还不如回去杀鱼呢，睡在这里太无聊了”。

据《新京报》